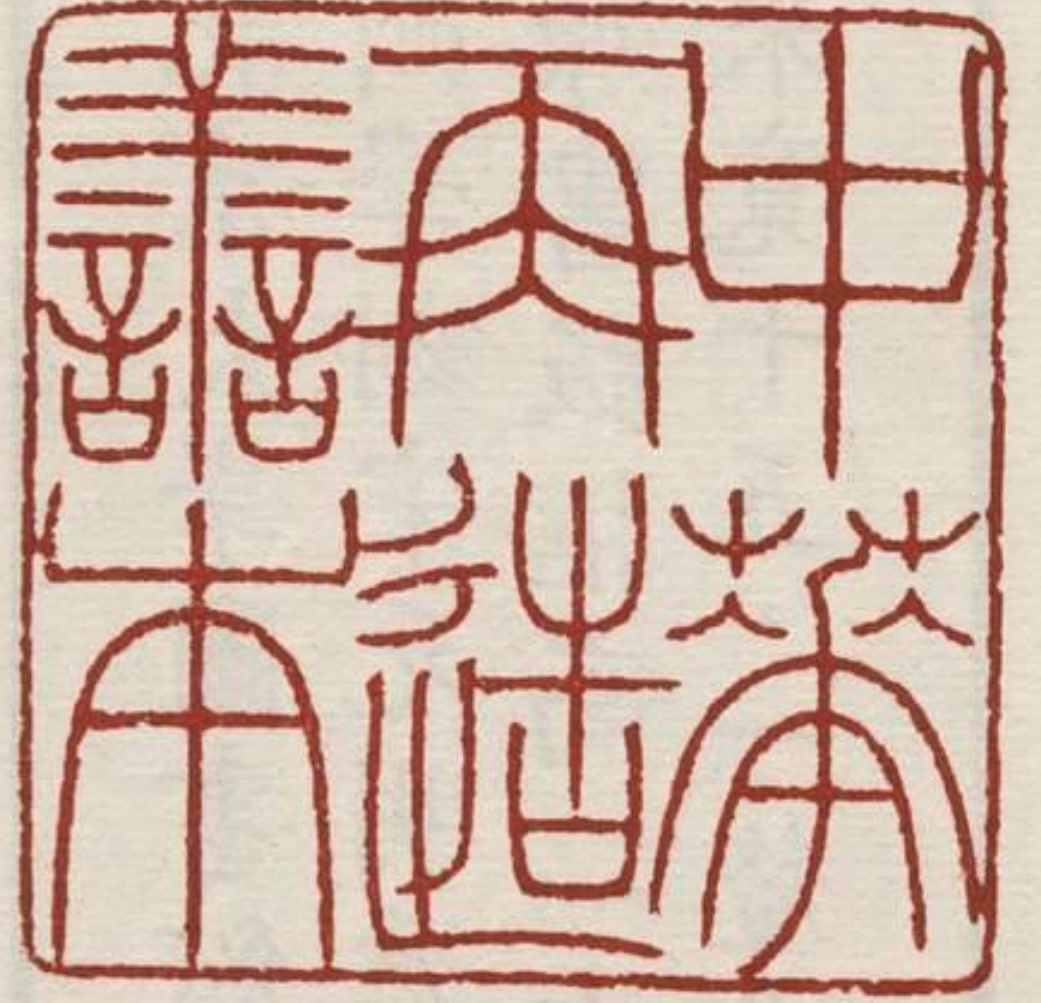


三國志

一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衢
州州學刻宋元明遞修本影
印原書版框高二十一·二
釐米寬十五·一釐米

上三國志注表

永清朱致珩珍藏
金石經籍書畫記

關

正

書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宥鑿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徃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蹟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

三國志注表

卷之三

一

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必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蠶以兼采為味

故能使絢去亦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之顧慙
二物雖自罄_二勵分絕藻_外既謝淮南食時之
斂又微_二往簡_一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
不足以上酬

聖旨少塞_二紆_一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
聞隨用流江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謹言

元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三國志目錄上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永濟朱氏藏
金石經籍書畫記

魏書

卷第一

武帝操

卷第二

文帝丕

卷第三

明帝叡

卷第四三少帝

魏志目錄

三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奂

卷第五后妃

武宣卞皇后

文昭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帝郭皇后

卷第六

列傳

董卓 李傕 郭汜 袁紹 子譚 尚

袁術 劉表

卷第七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卷第八

公孫瓚

陶謙

張楊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淵 康弟恭

張燕

張繡

張魯

卷第九

夏侯惇 諡浩 史漁

夏侯淵

曹仁 弟純

曹洪

曹休 子肇

曹真 子爽 義訓 何曼 登 賜 謚 畢 軌 李 勝 桓 範

夏侯尚 子玄

荀彧 子憚 孫 魁

荀攸

卷第十

賈詡

袁渙

張範 弟承

卷第十一

涼茂

國淵

王脩

管寧 胡昭 光 烈

張繡

張繡

張繡 光 烈

卷第十二

崔琰

婁圭 許攸

孔融

毛玠

徐弈

何夔

邢顒

鮑勛

司馬芝

卷第十三

鍾繇

子毓

華歆

王朗

子肅 董遇

周生烈 魏禧

卷第十四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孫資

卷第十五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溫恢

賈逵

李孚 楊沛

卷第十六

任峻

蘇則

杜畿

子愨 孫預

鄭渾

倉慈

卷第十七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卷第十八

李典

李通

臧霸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惠

龐清毋娥美

閻溫張恭 恭子

嘉靖九年補刊

魏志目錄

六

卷第十九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卷第二十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相殤王據

燕王宇

沛穆王林

中山恭王袞

濟陽懷王珪

陳留恭王峻

范陽明二矩

趙王幹

臨邑殤公子上

楚王彪

剛殤公子勤

城陽殤公子乘

鄧戴公子整

靈殤公子京

六安公

廣都殤公子棘

東平靈王徽

海悼王粲

東武陽懷王暨

贊哀王協

城哀王禮

邯鄲哀王覽

東海定王霖

清河悼王貢

廣平哀王儼

卷第二十一

王粲

徐幹 郭厚

陳琳 繁欽

阮瑀 路粹

應瑒 丁儀

劉楨 丁廙

楊脩 孫資

荀彧 桓威

應璩 吳質

阮籍

衛顛

潘勗 王象

劉廙

劉劭

繆襲 蘇林

仲長統 韋誕

夏侯惠 孫該 杜擊

傅嘏

卷第二十二

柏階

陳羣

子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卷第二十三

魏志目錄

七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

子秀

卷第二十四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卷第二十五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棧潛

卷第二十六

蒲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卷第二十七

徐邈

胡質

子威

王昶

王基

卷第二十八

王凌

令狐

毋丘儉

諸葛誕

唐咨

鄧文州

鍾會

王弼

魏志目錄

卷第二十九

卷第二十九

卷第二十九

華佗

吳普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卷第三十

烏丸

鮮卑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東沃沮

挹婁

歲



武帝紀第一



魏書



國志一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

國參之後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王沈魏書曰其

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快於邾春秋之世

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為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于沛漢

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祿百帝世曹騰為中

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

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選

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

是鄉黨貴歎馬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

與少除黃門從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

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

愛騰飲食賞賜與眾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

常侍大長秋在署闈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

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邈韶南

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

不代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科曷

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

為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

寢曷奏騰不以介意常稱難曷以為曷得事上之節曷

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

皆此類也相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

費亭侯加位侍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養子

嵩嗣官至大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質性

敦慎所在忠孝為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

代崔烈為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吳人作

曹滿傳及郭頌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

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

未之奇也曹滿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將蕩無度

於路乃陽敗面嚙口叔父恠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

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頰如故嵩問曰

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以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顥異焉玄謂太祖

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觀太祖而異之曰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聲名益重續漢書曰玄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

張璠漢紀曰玄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土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為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為名臣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孫盛

異同雜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群書特

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荅固問之子將

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

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

部尉遷頓丘令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廡繕治四門

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歛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徵拜議郎魏書曰太祖從妹

稱薦之故遷為頓丘令夫臆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大將軍

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閹官反為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

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是後詔書勅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為作謠

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並行彊者為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祖疾之是歲以災

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

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寤以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謠言

徵者皆拜議郎是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光和中末黃巾

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

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汚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

深祀姦究逃竄郡界肅然魏書曰長吏受取貪婪依

太祖至咸皆舉免小大震怖女奴究遁逃竄入他郡政教

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劭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

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曹

人或假二十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小貧窮

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

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

由此遂絕久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魏

曰於是權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

干忤恐為家禍遂乞留宿衛拜議郎常詭疾病輒告歸

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

書傳秋久弋獵以自娛樂

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

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司馬彪九州春秋

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

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有芬願驅除於是與攸

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

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

而微之芬懼自殺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

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

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

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籍

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

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

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

難諸君自度結眾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

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金城邊章

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眾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

祖為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

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

欲以脅太后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關豎之官古

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

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

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

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

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

我負人無人負我此是魏武一生學問

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

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

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

姓名間行東歸魏書曰太祖自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鼻呂

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

手刃擊殺數人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

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劍夜殺

八人而去孫盛雜紀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已

遂夜殺之既而懷愴曰寧出關過中牟為亭長所疑

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世語曰中牟疑

縣時掾亮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太祖是亡人見拘於

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雉因白令釋之卓遂殺太后

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

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世語曰陳留孝廉衛茲以

五千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與州牧韓馥英雄

馥字文節潁川人為御史中丞董卓舉為冀州牧于時

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與兵

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鄉太守橋瑁詐作京師

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金望

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

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與兵為國何謂袁董

馥自知言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

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

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豫州刺史孔

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兗州刺史

仲英雄記曰仲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兗州刺

史劉岱岱劉繇之兄河內太守王匡英雄記田匡

字公節泰山

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臣於徐州發彊弩五百兩請京師會進敗臣還鄉里起家拜河內太守謝承後漢書曰臣少與蔡邕善其年為軍所敗走還泰山收集壯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臣先殺執金吾胡毋班班如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起以匡

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英推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

惠山陽太守袁遺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太尉朱雋稱遺有

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元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觀物知名求之今日邈馬靡

傳事在超集英推記曰紹後用遺為揚州刺史為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

在文帝典論濟北相鮑信信事見子勳傳同時俱起兵眾各數萬

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

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

河內邈屯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佃屯潁川馥在

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

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

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

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

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

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臯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

祖到熒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

甚多太祖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

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

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
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為
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
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輜輳太谷全制其險使
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
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
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
望竊為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
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楊太守周昕與
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魏書曰兵謀叛
夜燒太祖帳太祖

嘉靖己未年

魏志一

二

監生木子之

祖手劍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至銍建平復收兵
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

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

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

為帝太祖拒之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

近莫不響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

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

西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

由是笑而惡焉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

二子已長天下群英孰踰於此太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

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脇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

白繞眭固等隨王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

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手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

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

西入山攻毒等本屯魏書曰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救

欲走西安攻臨苗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毒聞

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援武陽必矣遂乃行毒聞

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

內黃皆大破之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

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

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催等擅朝政青州黃巾

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

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

鬪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

鈔略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

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

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世語曰岱

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尋

往救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官說別駕治中

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信乃與州

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

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之

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

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
進黃巾為賊又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
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嬰冑親巡將上明勸賞
罰眾乃復奮承間討擊賊稍折退賊乃移書太祖曰
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一同似若知
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
力所能存也太祖見檄書呵之罪數開示降購求信
路遂設奇伏晝夜會戰戰報禽獲賊乃退走購求信
喪不得眾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
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
銳者號為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
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千以逼紹
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嘉靖九年

魏志一

八

四年春軍鄆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
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
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
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
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
邳闕宣聚眾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
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
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
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

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

在復讎東伐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時得出嵩逃于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囚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

夏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

至東海還過郊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郊東要太祖

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孫盛曰夫伐罪

吊民右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

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鄆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

乃引軍還布到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

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

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攻

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

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

馬遂引去袁曄獻帝春秋曰人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太祖得人城燒其東門示無

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

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

門火猶盛太祖未至然祖突火而出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

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

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

去

去

去

去

去

真 自 未 年 魏志 九 監生李之

去秋九月太祖還鄆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
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
新夕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
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
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大守吳濟具保南城未拔會呂
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
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
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
破之魏書曰於是兵皆出取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
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陣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

魏志一

非難未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
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隄裏出半兵隄
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
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

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
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
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
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為兵衆所殺兗州平遂
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
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
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

按魏武與袁紹相拒官渡時
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則
辟未嘗死此云斬辟誤矣

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袁奴
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
曼等眾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
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眾皆降天子拜太祖
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
揚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使
張楊繕治宮室名殿曰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
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獻帝紀曰又領司隸校尉
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輾輾
而東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

一未年

魏志

二

監生本志之川

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於曹陽欲浮河東

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下北渡河將自輒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

已前俱稱太祖自此以下始稱

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
是以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
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司空行車騎將
軍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魏書

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畧飽則棄餘无解流離無敵自破

者不可勝數。表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表術在江隄，取給蕭羸，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呂布襲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賊，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

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宇、女氏遇害。魏書曰：公

絕影爲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先而昂遇害。公乃引

魏志一

十二

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

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

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

還許。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義頸而

自此見不表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

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

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

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

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公

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

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

必為後患

孫臏親氏春秋云各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為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

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一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亦不
稱遠乎凡孫臏感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
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
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來紹雖

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
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彥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
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為備又
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
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曰馬紹引兵至黎陽
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

魏志一

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
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
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
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
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
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
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
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鞵放馬是
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
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

月公自南征至宛魏書曰臨沂水祠亡將表將鄧濟

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

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獻帝春秋曰表

紹叛卒詰公云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圍公將引還

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

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

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

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

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

末年 魏志一 監本卷之七

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吾歸

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為袁術

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為順所

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

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

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

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

罷欲還用荀彧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

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

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

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為兗州，以東平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眾為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

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士崩瓦解，眾傑並起，輔相君長人懷快怏，各有自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恐去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為庸人之所陵陷，可勝忍乎？高祖赦雍齒之讎，而群情以上，如何忘之？」紹以為

公外張公義內實維異，深懷怨望。臣松之以為楊彪亦曾為魏武所困，幾至於死，孔融竟不免於誅，咸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珪，固又殺醜，以其眾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追軍臨河，使史渙暫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大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而列侯，還軍教倉。以魏种為河內太守，屬以河内事。初，公舉种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

不置汝也。既下射，大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遇公遣劉備、朱靈

魏志一

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

劉岱、王忠擊之，不克。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

知耳。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魏略曰：王忠扶風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飢乏，敢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妻子伯為荆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款去，因率等件逆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肉，從駕出行，令廬江

太守劉勲率衆降，封為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請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

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
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
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良
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
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
堤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

晉鑿齒漢晉春秋曰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圍取之攸怒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臣松之以為已有衆五千自復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大結營胡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

方畧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其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闕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其少二也諸書皆云公抗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其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可非其實錄也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譜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
安在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以為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棄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

能衆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括而輔以大
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
嚴許未發為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
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
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
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
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
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
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
壯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

魏志

一八 易五十四十五

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
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
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
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
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

傳曰公聞攸未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日幾糧手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實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公曰何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柰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術杖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

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
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睦元進奇督韓苜子呂成
璜趙敷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
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懼時有夜
得仲簡將以詰麾下公謂曰何為如是仲簡曰勝負自
天何用為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且鑿於鏡此益
不忘人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
乃殺之

吾攻扶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
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眾大潰紹及譚葉軍走
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眾帝獻

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
立故夫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為說
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曰可都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
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叙與紹書云
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
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

高曆十年補制魏志十
十九 六百十
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運
無道乃至於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
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
輕身逃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公收紹
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
當紹之疆孤猶不

能自保而
况眾人乎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相帝時有
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馗古達字
見三蒼善天文
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
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
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

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

不利為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懷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汝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遠靈幽體窮飢哉嗚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付危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

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阻折之後路有經由不少斗酒隻雞過相法騎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年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念能語已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七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隨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

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鄆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己酉令

曰司馬法將軍死綏如死書云綏却也有尺無却一寸故趙括之母

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

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

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

通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闕士食

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

人不鬪之士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與國者也故明君

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

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與

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主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

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

官選其鄉之後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

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

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平原尚

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

許之魏書曰公云我攻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

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公乃引軍還冬十月

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期

為紹服三年而於再其符之內以行吉禮恃矣魏武或

以權宜與之約言今六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尚

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詳叛尚屯陽

平率其眾降封為列侯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

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略民聚眾

比尚之破可得自疆以乘我弊也尚破我盛何弊之乘乎

九年春正月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

高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出降

既至攻鄴為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

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搢破之而
還尚將沮鵠守邯鄲沮音范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又擊拔之

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略賜爵關內侯五月
毀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

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
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

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曹瞞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宜從西道已在邯鄲公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諸君方見

也不文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會
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為圍

魏志一

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顛等臨

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

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

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

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

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孫盛云昔者先王之為誅賞也將懲惡勸善求彰廢戒紹因世

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等社污宅古之制也而乃

書哀於逆臣之家加恩於驛餐之室為政之道於斯蹟矣夫

也失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

何所可據公曰是下者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

孫之放佞豈真弔伐之舉而必屬社污宅生後為快耶孫氏之族所謂建議議論甚無取也

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曰：太祖又亮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九月，令曰：河北羅

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并之法。

百姓喜悅。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

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街衢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

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由租賦四升，戶出

絹一匹，縣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

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充

州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公遺譚書責

萬曆十年補刊魏志 二十三 四百九十貴

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

平。魏書曰：公攻譚，且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應時破陷。下令曰：其與袁氏

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

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為列侯。初，討

譚時，民亡椎冰。臣松之以為計譚時，川渠水凍，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令不得

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

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為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

捕獲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眾十餘萬降封為

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

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續漢書郡國志曰獷平縣屬漁陽郡秋

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

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

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

嫂弟五伯魚三晏孤女謂之搗婦翁王鳳檀權谷

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

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

以為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

牧公之扶鄴幹降遂以為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

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

擊之幹還守壺關城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

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

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

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

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贛郟戚以益琅邪省昌慮

郡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夫治世御眾建立輔弼誠在君而從詩稱聽用我謀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願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

名其失焉 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

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

為已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

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池入

泚水泚音孫名平虜渠又從洶河口洶音句鑿入潞河

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

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

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

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

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

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實

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

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

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

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實嬰散金之義今

分所受租與諸將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疇答衆

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數用

足租奉軍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

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

劉備必說劉表以罷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郭
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
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引軍

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
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
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遠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
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金白狼山卒
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
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
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
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
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
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

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

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

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

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康即斬尚熙

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

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

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

于普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肆以

三卷口漢羅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

肆習也

公為丞相

獻帝起居注曰：仲以太常徐璆即授印綬，御

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法，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

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為表術所劫，術僭號

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為屈，術死後，璆得術璽，

致之漢朝，拜衛尉太常，公為丞相，以位讓璆焉。秋七

月，公南征劉表，八月未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

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

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

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使統

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脚宜官

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為版，而飲

之酒，俟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焉。至選部尚書，於是

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

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

書自効，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鉤磬玩之，謂勝，宜官鵠字

孟黃，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皇甫謐逸士傳

曰：汝南王雋，字子文，少為范滂許，重所識，與南陽岑暉

善，公之為布衣，時愛雋，雋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

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雋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公於

外密語雋曰：天下將亂，為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

下為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雋曰：如卿之

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雋為人外靜而內明，

先賢行

歷任城汝

術僭號

璆得術璽

秋七

月

公進軍江

陵

使統

本兵

韓嵩

鄧義

等

鵠

孟黃

孟黃

孟黃

孟黃

孟黃

孟黃

孟黃

孟黃

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

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

道步歸遇泥渚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

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籍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既

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

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孫

盛異同評曰案具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摧攻合肥而

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

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

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

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

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

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

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

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

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

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

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

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

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

作銅爵臺

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嚴穴知名之士恐為

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遠近諸常侍以為疆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共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詩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與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疆敵爭倘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表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吞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疆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

萬曆十年補刊魏志一 二九 始五十一

歲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疆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付度每用耿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懇懇叙心腹者見周公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

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裡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舉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合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伐越推弱以克疆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成

十六年春正月

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歲戶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為平原侯

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

將置官屬為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

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

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

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輔成宜等叛遣曹仁

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

與戰秋七月公西征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與超等夾關而

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

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

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曹

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床不起張卻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地渡流四五里超

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

手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

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

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

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

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

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

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

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東臣松之案魏書公

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其超等數挑戰又不

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耶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

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

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

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

等疑之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

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

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匹目兩口但多智耳

劫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為他日公又與遂書多

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

戰先以輕兵掩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揚秋奔安定關中

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

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

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

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

南臣松之案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之間築甬

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輪重故築垣墻

如甬巷也今魏武不築垣墻但連車樹柵以打兩面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

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

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

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

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

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

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

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焉功差易吾是以喜

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

位使留撫其民人魏略曰楊秋黃初中遷討寇將七

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

不趨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眾梁興等屯

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

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于鉅鹿之瘦陶曲周

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

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

冬十月公征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湏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

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為九州

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

節策命公為魏公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玄達安初為侍中

虞溥江表傳曰洪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

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也遂與融互相長短曰朕以至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為大夫

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

若綴旒然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旒猶綴也何休云旒旒旒也以旒譬者言為上所執持東西也

宗廟之祀社稷無位君幸凶覬覦分裂諸夏率上

魏志

二十三

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特墜於地朕用夙

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文侯曰亦惟先正鄭玄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衷誕

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

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群后

釋位以謀王室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服君虞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君

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

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

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

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

文選君又討之翦除其跡以寧東夏君則致討文選作又類君也

文選君又討之翦除其跡以寧東夏君則致討文選作又類君也

分裂諸夏文選作連帶城邑率土之民作一人也

物。天地鬼神於是獲又。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懾君靈。用不顯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廻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輅將返。張楊殂斃。睦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塞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詩曰。攷天之屈。于牧之野。鄭玄云。屈。極也。鴻範曰。鮮則殛死。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素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

上高書。己未年。

魏志一

三四

監生李于之芳所

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

文選封君為親公下有使使接
節御史大夫虎授君印綬冊者
金虎符第一至第五使符符
一至第十字一字此刑去

如故下有今更下傳通書而
將朕命以九華夏其上故傳
平侯印綬二字此刑去

海方之茂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
之以民宗其寵董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
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
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
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
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
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
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
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
不率俾盤庚曰綏爰有衆鄭玄曰爰於也安隱於其
衆也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率循也俾
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功高于伊周而賞卑於齊晉
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朕甚惡焉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
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
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
凡十郡封君為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
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周邵
師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
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
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
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盤

日隨農自安不_勞勞鄭玄云_{勉也}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

采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

有札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

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章面華夏克實是用錫

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摭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群

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

中纖豪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

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糾虔天刑語出國語韋昭注曰糾察也虔敬也

刑法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

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

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君以溫恭為基

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

卣圭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漢

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

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後漢尚書左丞潘勗

之粹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魏書載公令曰夫受九

錫廣開上字周公其人也洪之與姓八王者與高祖俱

起布衣初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於

是中軍師也陵樹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

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勲建武將

都亭侯王忠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大中大夫都鄉侯

賈翊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

董蒙園內侯王粲傳哭祭河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潘

按前代封侯亭侯三字

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
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
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昨臣以士受命中國封
秩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為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
羣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
徇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
獲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
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
后商奄之勢輜把旌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
諸侯之勢輜把旌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
國周公八子並為侯伯白牡駢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
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達至漢興與佐命之臣
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
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
制今比勞則周呂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
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賞猶懷
王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
黃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於上
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
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於是公劾
萬曆十年南川魏志一 三十一 武北漢八百

外為章但受魏郡攸等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
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遠上指不即大禮今既
慶奉詔命副順眾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
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
海疆域并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能成翼
戴之勲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於曲
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
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懲曩日震蕩之艱託建德
賢廢墜是為願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
魏略載公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即署受性疲
殆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
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眾遂值千載之運奉俊
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
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
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
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
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
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賜愚臣地比
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
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

命制王室身非已有豈敢自私遂其恩意亦將黜退令
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
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
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天子娉公三女為貴人少者待年於國獻帝起居注曰使使

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齋壁帛玄纁絹五
萬匹之鄴納娉介者五人皆以議即行大夫事副介一

人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

十月分魏郡為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

侍中六卿魏氏春秋曰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

柱襲衛覬和射丘垠崔琰當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

洽為侍中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氏王千

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萬曆十一年補九月魏志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藉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

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

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

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

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

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

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後

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

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

更事多耳獻帝起居注曰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
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齋
東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
費人于魏公國二月癸亥又於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

魏甲子詣魏公官廷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
府博士御府乘黃觀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於西二貴
人至南倉中遣侍中州將冗從虎賁前後駱驛往迎之
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大夫議郎會
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
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
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

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綬遠游冠使左中郎將揚

宣亭侯裴茂秋七月公征孫權九州春秋曰參軍傳

其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

稱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

義據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

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是以為可且

接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

之心固而有功者勳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

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

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

濱若誠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進是其能奇變無所不用其

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慮真無

不從軍遂無功初隴西

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枹罕改元置百官三

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

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

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

辭甚醜惡發關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曹瞞傳曰

魏志一

成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初隴西

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

後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處曰

公天下寧有是乎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

勤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欲壞戶發壁牽后出帝

時與御史大夫鄒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

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鍾虡

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

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為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氏，氏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

魏志

魏志

四

昭生李之芳刊

出散關，至河池，氏王竇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

韓遂首。

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為督軍從事，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問

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北宮王等反，舉遂為主，章尋病卒，遂為揚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為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劉艾靈帝紀曰：章一名元。

秋七月

公至揚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慄、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

魏書曰：軍自武都山行下，果升

陪險阻軍人勞苦公於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為漢中

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為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

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

月巴七姓夷王朴胡宣豎邑侯杜濩舉巴夷宣豎民來

附孫盛曰朴首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

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

守相孔衍漢魏春秋曰天子以公典任于外臨事之賞

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

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昔在中興節禹入

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

峻為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

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蓋罔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

其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罔以利社稷安

國家而已况君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審

甸之外失得在於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

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

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冬十

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

等以賞軍功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

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

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臣松之以為今

之虛封蓋自此始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

五子皆為列侯劉備龍襄劉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

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

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

但問阿從誰阿從神且武安須付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

怒振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照羗夷西收邊地賊忽若

俯拾遺陳賁越山嶽酒肉踰山川抵軍中多饒餘人馬皆

魏志一

甲十一

盜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土三千
里併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魏書曰辛未有司以大宰

祠令曰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

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

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

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

也仲尼曰雖違衆吾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魏書曰

從下誠哉斯言也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車

馬幸長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

車未偃士民素習自今已後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

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

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為魏王獻帝傳載詔曰自古

帝王雖號稱相變爵

等不問至乎褒崇元勳建立德光啓氏姓延于子孫

庶始之與親豈有殊焉昔我聖祖受命刑業肇基造我

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

異姓親戚並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萬

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

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繼序弘業遭率

土分崩群兇縱毒自西徂東辛若卑約當此之際唯恐

溺入于難以羞先帝之聖德賴皇天之靈禪君秉義奮

身震迅神武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

倫莫不蒙焉君勸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

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上守懼君之違命

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為上公欲以欽順高

義須俟勲績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群逆合從圍危社稷

君復命將龍驤虎奮集其元首屠其窟廬暨至西征陽

平之役親擐甲冑深入險阻芟夷蝥賊殄其凶醜濫定

西陲縣旌萬里聲教遠振寧我區夏蓋唐虞之盛三后

樹功文武之興且奭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

哲之君事為已任猶錫土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

德仗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合神祇慰萬民哉今

進君爵為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

善者清已未年

魏志一

四三二

平世生李之芳刊

至十君其正王位以承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
至十君其正王位以承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
聖綬符策敬服朕命簡恤爾眾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
之休命魏工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
功德為高美以忠和為典訓故勦業垂名使百世可希
行道制義使力行可效是以勳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
載元首之聰明周邵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
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惟占人之功美之如彼思
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將綬符折瑞陳禮命冊
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
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樽節勿復固辭
四體書勢序曰梁鵠以公為北部尉曹擘傳曰為尚書
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
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
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臣松之案
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為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書云
趙王篡位欲尊祖為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代郡
昔舉魏武帝為北都尉賊不犯界如此則為有微代郡
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

為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

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

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為相國魏書曰始置冬十月

治兵魏書曰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

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

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

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

六月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魏書曰初置衛尉官

傳說也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

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毋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敵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計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冬十月天子命王景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該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

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魏武故事載令曰領

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嗟跌久未辟之捨驥驥而弗乘馬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著所宜

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必與潁川典農中郎

將嚴匡討斬之三輔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襴字德禕自以世為漢臣自日碑討奔

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勳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謂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

字季行少有美名為丞相掾王其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卿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禮廉慨有日碑之風又與王

必善因以問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

關兩疆盛而王在勸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率雜

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為內應射必中

有必不知是必攻者為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喚德禕禕

家不知是必謂為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

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一曰必欲投禕其帳下督必

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人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

猶在文然等眾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

山一曰

春秋曰收紆晃等將斬之細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為群兒所誤耳晃頓首博頰以至於死山陽公載記曰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為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為不救火者非助亂救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

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氏強端斬吳蘭傳其首

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氏等叛遣鄠陵侯彰

討破之魏書載王今曰去冬天降疫厲民有凋傷軍興

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日無

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

貸老毫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六月令

曰古之墓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約祠西原

止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家人掌公墓

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

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

為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

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

略民吏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曹瞞傳曰是時南陽

太守東里褒與吏民共及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

卿往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

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勦力比曹公軍來

關羽兵亦至矣昔從之即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

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為

備所殺二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

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今

日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揚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夏五

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為王后遣于

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

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

魏諷反免世語曰諷字子京沛人有感眾才傾動鄴都鍾繇由是辟焉大軍未反諷替結徒黨又與

長樂衛尉陳禕謀殺鄴未及期禕懼告之太子誅調坐死者數十人王粲家諷曰濟陰魏諷而此云沛人未詳

冬十月軍還洛陽曹瞞傳曰王更修治孫權遣使上書

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

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魏略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

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群尚書桓階奏曰漢自安

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

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

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

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群生法望臣

願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

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

與讓也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

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

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

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於有政是亦為

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曹瞞傳及世語並云相

階勸主正位夏侯惇以為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

既定然後尊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

發病卒孫盛評曰夏侯惇耻為漢官求受魏印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

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

樹血出曹瞞傳曰王使上蘇越徙美黎掘之根傷盡

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墓畢皆除服

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

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謚曰武王三月丁卯葬高

陵初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群醜其行軍用師大

作其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

如不勝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

取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援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

至出細微登為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初造大業文武

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

及造作宮室繕制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

風儉不好華麗後官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惟帳屏

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

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積自制終亡衣服四篋而已數

傳子曰太祖愍嫁娶之奢偕公女適人皆以阜帳從婢

不過十人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瓊子寔弘農

焉岷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棋太祖皆與埒能又

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燕郡華

亦得甘陵甘始飲鴆酒傳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

巾為雅是以表貂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太

子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

非國容也曹瞞傳曰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

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鞞囊以盛

手巾細物時或冠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

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椀案中看賭皆沾

者噫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

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

太祖沛國相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

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

太守士變盡族之相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

疏可解死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

犯者死，騎士皆下馬，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
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加於尊，太祖
刑之，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請
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
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
日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者
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眕四州，
疆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擊申商之法，
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策，
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
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魏志

四十八

武帝紀第一

魏書

國志一

文帝紀第二

魏書

國志二

文皇帝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譙

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

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

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射騎好擊劍舉茂才不行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為司徒趙溫所辟太祖表溫

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

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魏略曰太祖不時立

有高元子曰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

幾何元曰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

而立為皇太子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王袁宏漢紀載漢

至年四十而薨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王袁宏漢紀載漢

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羣凶拓定九州

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負宸二十有餘載天不憖

遺一老未保余一人早世替神哀悼傷切丕爽世宣明宜

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

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方今播揚洪烈立功垂

賔之秋也豈得脩諒闇之禮寃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

抑耳憂懷旁祗厥緒時亮庶功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與

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元年二

月魏書載庚戌今曰閏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必御災荒

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籩之禁輕關津之稅皆

優什一辛亥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粟萬斛帛千匹金

銀各有差焉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掎克暴虐者舉其

罪壬戌災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

王朗為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官人為官者不

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

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

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

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

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魏書曰王召見登謂

之繇而敬事季友鄧晨信火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

篤老服膺占術記識天道豈有是乎賜登穀三百斛遣

歸已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為大將軍滅豸扶餘單于焉

者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魏書曰丙戌令史官奏修重

日月星辰以奉天時臣松之案魏書有是言而不聞其

我也丁亥令曰故尚書僕射毛珩奉常王修涼茂郎中

令袁渙少府謝奐萬潛中尉徐奔國淵等皆忠直在朝

履蹈仁義並早即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

男為夏四月丁巳既安縣言白雉見魏書曰賜饒安田

即中酒大醺三日太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魏書曰王素服

常以太牢祠宗廟五月戊寅天子命王

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獻

為武德侯魏略曰以侍中鄭稱為武德侯傳令曰龍淵

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遠城之價為命世之

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焉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且旦夕

入侍曜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眾降皆封列侯魏

明其志曰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示

朝曰前欲有令吾討鮮卑者吾不從而降又有欲使吾

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謀而

當有自得之色見譏李悝吾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為

坐而降之其功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華後為交州

魏志二

二

嘉靖八年刊

哀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

魏書曰公卿相儀

王御華蓋視金鼓

傳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

魏書曰公卿相儀

王御華蓋視金鼓

傳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

魏書曰公卿相儀

王御華蓋視金鼓

傳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

魏書曰公卿相儀

節庚午遂南征

魏略曰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

括囊無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記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

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

為德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

力戰疆秦承弊幽王不爭周道用興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

朝而守其雌抗威虎卧功業可成而今拘基便復起兵兵者

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昔

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悛改誠願大王揆古

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筭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

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鱗阿諛近福竊感所誦危而

不持奏道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殺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

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

之問皆所以廣詢于下也

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

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

而備訴訟也湯有德街之廷以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囿

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

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

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

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搢紳考

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眾

降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

魏略載王自手

筆令曰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襄儀父即

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

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國之衆強負其子而入

鄆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

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

甲午軍次于譙大饗

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

魏書曰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

莫本譙霸王之邦其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土

壽日名而罷丙申親祠譙陵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

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

寄政家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

義悼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

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

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鄙人著庶見之。識字予降。其仲尼發不
仁之歎。子積忘感。君子以為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
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省哉。故雖三季之末
七雄之弊。猶不有廢。緣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
者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緣素奪於至
尊。四海散其遺。密義感闕。于利斥。大化墜於君親。雖心存股
約。慮在經綸。至于樹德。垂聲崇化。變俗固以道薄。于常年風
積。千百代矣。且武王載七。而牧野不陣。晉襄墨線。而三帥為
俘。應務濟功。服其馬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札。處莫重之
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廢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
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
何以終。是以知王懿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八月石邑縣

言鳳皇集。冬十一月癸卯。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

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槨。積殯。斂

送。致其家。官為設祭。槨音衛。漢書高祖八月。今日士卒

謂之槨。應璩百一詩曰。槨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陸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悶遲。觀洪槨而念樸。丙午。行至曲

蠡。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袁宏漢紀載

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于無窮。朕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

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魏王。昔者

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

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

昏。群凶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

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又。俾九

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

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白王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祇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獻帝傳載

禪代衆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白，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為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必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冊文，卒如合辭，合長於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沈弱異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國人不協，或欲西通魯，既怒曰：寧為魏公奴，不為劉備上客也。言發則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終歲病亡於鄴。自臣在朝，每為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殿下即位初年，禎祥衆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洞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欲言合驗事。

萬曆十一年補刊魏志二

帝卷八十一

君盡禮人以為誦，况臣名行穢賤，入朝日淺，言為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地，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並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勝喜舞，謹具表通。王令曰：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魏王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黃門侍郎王粲、董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堯稱歷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周武未戰而赤鳥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大徵，字成木葉，光武布衣，名已勒讖，是天之所命，以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懸象以示人，微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漸染數世，桓靈之末，皇極不建，暨于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踐阼，未暮而靈象變于上，群瑞應于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唯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鳧藻，唯令曰：物牛之駮，似虎，秀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罪者，今日是矣。觀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使咸聞知。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於魏王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巳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而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疑也。又有

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曰聖人以
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戊巳日至厥應聖人受
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
春秋佐助期曰漢以魏魏以微春秋五版識曰代赤肩者魏公子
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
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
漢微絕於許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
曰漢以蒙孫亡魏若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
或以雜文為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為漢帝非正嗣少時為董
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亡考經中黃識曰日發
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
平居八甲非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雜此魏王之姓諱者見
圖識易運期識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為主
反為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
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
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
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為一軌有德者遇之至於八百無德者
不及至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
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

魏志二

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歷數將以盡終帝
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
為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以末四十餘年又英惑
失色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
掃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白虹貫日月蝕熒
惑比年巳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殿下即位初
踐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于上下是
以黃龍數見鳳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獻見於郊
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眾瑞並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
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
之王白鳥為符文王為西伯赤鳥銜丹書武王伐殷白魚丹
舟高祖始起白蛇為徵巨跡瑞應皆為聖人興觀漢前後之
大災今茲之符端察圖識之湖運揆河洛之所說未若今大
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通於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
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端應並集來臻四方歸附
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
魯蓋以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
政尸子以為為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也京房作
易傳曰凡為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濟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禪
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授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
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讖效見
際會之期謹以上明王令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
子明辟書羨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而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
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
寧萬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
先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
百姓猶寒者未盡暖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違寧庶欲
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安干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
荷之責望狹志石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
主若之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掉書不成字辭不宣口吾聞
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
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
宣宣示遠近使昭赤心於是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巽
衛臻尚書令桓喆尚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傅士驎都尉蘇林
董巴等奏曰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
允執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
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

嘉靖八年補刊

魏志二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見
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為天文因人而
變至於河洛之言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
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應錄者代興於前失道
數盡者迭廢於後傳譏長弘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雷乘
乾之說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今漢室衰替帝綱
墮墜天子之詔敢滅無聞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既去漢
而為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於
靈圖籍兼仍往古休征嘉兆跨越前代是之所取中黃運期
姓緯之讖斯文乃著於前世與漢並見由是言之天命又矣
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禋享光民顯顯咸注
嘉願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義輒宣令外內布
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之意令曰下四方以明
孤欵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余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
未若吾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
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饑色衣或短褐不完罪皆在
帝者也是以上慙衆端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
癸丑宣告羣寮管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鄧暉羊秘鮑

勛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
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歷數
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沖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
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駿下踐
昨至德廣波格于上下天人感應符瑞並臻考之舊史未有
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
已至而猶謙讓者舜禹所不為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群類
受育長之施今八方顯顯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
分而九以委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竊上下伏所不
令曰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
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寡寡德度自
免於常人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所可磨而不可奪赤
丹石微物尚保斯質况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於君子哉
且於陵子仲以仁為富桐城子高以義為貴鮑焦感子貢之
言棄其繇而槁死新著譙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
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齊與比干諫焉於四內使公召約微子於
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
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為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
周武而義慙夷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萬矣

魏志二

陵之所富蹈栢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薄新者之清節故
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乙卯
冊詔魏王禪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
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
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安順已降
世失其序沖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筆窮帝典頽沮暨于朕
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運之會直炎精幽昧之期變與輦轂
禍由闡官董卓乘黨惡甚澆禮劫奪有歸太僕官廟遂使九
川幅裂鴟敵虎羊華夏鼎沸蠖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
漢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兇暴
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繼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
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人神響應
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太
禹有疏導之蹟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
順靈祇紹天明命登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
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承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
中禪之陛下陛下以聖明之德歷數之符承漢之禪允當天
心天祿永終陛下以聖明之德歷數之符承漢之禪允當天
羣臣陪隸發願盡順天命其禮儀列奏令曰當議孤終不當

承之意而已。猶獵還方有令。尚書今等又奏曰。昔堯舜禪於文祖。至漢氏以師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遑。便即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群司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觀天命。營中促狹。可於平敞之處。設壇塲。奉答休命。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令曰。吾殊不敢當之外。亦何豫事也。侍中劉廙常侍衛臻等奏議曰。漢氏遵唐堯公天下之議。陛下以聖德膺曆數之運。天人同忻。靡不得所。宜順靈符。速踐皇祚。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巳未宜成。可受禪命。輒治壇塲之處。所當施行。別奏令曰。屬出見外便設壇塲。斯何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當於帳前發璽書。威儀如常。日天寒罷作壇士使歸。既發璽書。正令曰。當奉還璽綬。為謙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貺邪。昔堯讓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於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或退而耕。穎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攜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為辱。自投深淵。且頽燭懼天。撲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授樂。丹穴之潛處。被重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于今爾焉。來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為。不如我。義有歸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亟為上章。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巳未。宣

告群寮下。魏又下天下。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

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讓。聖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所以不安。何者。石戶北人。匹夫狂狷。行不合義。事不經見者。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且有虞不遺放勸之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逆。歷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昭于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雜沓。萬國響應。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眾。慕匹夫之微意。背上聖之所蹈。違經誡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奏答天命。光慰眾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輒整頓壇塲。至吉日受命。如前奏。分別寫令。宣下。王令曰。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野。顏闔辭魯。而遠跡。大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列士狗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跡于駟。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服。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于形骸之內。而孤求為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為上章。還璽綬。勿復紛也。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臣聞符命不虛見。眾心弗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為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哲。受命既固。光天之

茲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世。此言今年
天變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於民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
矣。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
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
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
同祖，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壬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壬德承
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之次。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
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恡色。舜
發龍畝而君天下，若固有之，其相受授，間不替漏。天下已傳
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今漢期運已終，妖異絕
之，已密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反覆備至。雖言
語相喻，無以代此。今既發詔書，璽綬未御，固執謙讓，上逆天
命，下違民望。臣謹按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
所在，即尊之驗，在於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遷思易慮，
以時即位，顯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
天下幸甚。今日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
瑞雖彰，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與見聽許
外，內咸使聞知。壬戌朔，詔曰：皇帝問魏王言，遣宗奉璽申
書到，所稱引聞之。朕惟漢家世喻二十年，過四月，運周數終，行
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矣。今大命有
嘉靖己未年

魏志

一一 監光李之芳刊

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適天不順，逆衆不祥。王其體有虞之
盛德，應歷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告符，圖讖表錄，神人同應。受
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違，衆不可拒，且重華不
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夫山卷匹夫，不載聖籍，固非皇材。
帝器所當稱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
以祗奉天心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使音奉璽書，
到臣等以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瀆。周武中流，有白魚之
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陰未移而已陟帝位。
皆所以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為
貴。必道信於神靈，符合於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響，無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今陛下
應期運之數，為皇天所予，而復稽滯於辭讓，低回於大號，非
所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等敢以死請，輒勅有司，脩
治壇塲，擇吉日受禪命，發璽綬。令曰：與三讓而不見聽，何及
及於斯乎。甲子，魏王上書曰：奉今月戊戌璽書，重祗聖命，
伏聽冊告，肝膽戰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
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論
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干德不嗣，況臣頑固，質非二
聖，乃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
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侍中劉廙等奏曰：臣等聞聖帝不

遠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下
下禮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之會應漢臣
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表徵天下同應歷
運去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議比之時宜無所與爭
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懌
民心欣戴而仍見開撥於禮何居且群生不可一日無主神
器不可以斯須無統故臣有違君以成業下有矯上以立事
臣等敢不重以死請王今日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
之猶有惧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豈小事且宜以
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 丁卯冊詔魏王曰天訖漢
祚辰象著明朕祇天命致位于王仍陳歷數於詔冊喻符運
於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讓讓稽於天命至於
再三且四海不可一日曠主萬機不可以斯須無統故建大
業者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以舜受大業之命而
無遜讓之辭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
欽承以答天下嚮應之望焉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
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承符芝左中郎
將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宣敘眾心太靈同謀又
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
聽歷數之所在逐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

高曆十一年清川 魏志二 易文九百一

拊舞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
敘而陛下性秉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等小
人莫不伊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
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彊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
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群后執玉
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謠謠而誅之故其守
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又避是以或遜
位而不遜或受禪而不辭不遜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
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為賓
于有虞虞氏之胄為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
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
稍以陵遲迫乎孝靈不恒其心虞賢害仁聚歛無度政在嬖
賢視民如讎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
沸既沒則禍發宮庭龍勢並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
猶擇聖代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刻之况漢國既
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既願
禪禮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誰
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為比考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
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悽悽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撫謙之
志修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內之願今日以德則孤

下以時則戎虜未一賦若以華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
於孤足矣若孤者胡一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
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已已魏王上書曰臣聞
身有寶于四門之勳以受禪于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
承祿於有虞臣以蒙嚴德非二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
抗疏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
而音重復銜命申制詔臣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音迫於嚴
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驛駟召音還臺不勝至誠謹使宗
奉書相國欽太尉謝御大夫明及九卿奏曰臣等伏讀詔
書於愧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
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虞
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舜知歷數
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

魏志二

漢禪帝位而歸二女而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
節尚廷陵之讓退而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
重中人凡七猶為陛下陛下之設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蒼
梧之神墓大禹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於商陵
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關宜祿去帝室七
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為之丘墟當是之時四海
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櫛風為民請命
則活萬國為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樂宮而置吏元
元無過罔於前業而始有造於華夏陛下即位先昭文德以
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息之寒者以暖
饑者以充遠人以恩復寇敵以恩降遠恩種德光被四表稽
古篤睦茂于放勛網漏吞舟弘乎周文是以布政未替人神
並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上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
豹鹿兔皆素其色雉鳩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
三采之魚珍祥瑞物雜沓於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
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伏省羣
臣外內前後章奏所以陳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
圖書據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
矣省矣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政三十有餘
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遠節廣慶宜昭於斯
際狗牽小節不施於此時夕濟天命罪在臣等轉營壇場具禮
儀擇吉日昨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頌禋祭畢會羣寮於朝
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施行上復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
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運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
則順天命也羣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曷
以辭焉庚午冊詔魏王曰昔去元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

重猶觀歷運之數移於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今天既訖我漢命乃眷北顧帝皇之業實有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古義顧視前事猶有慙德而王遜讓至于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萬乘之位者知命達節之數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勳烈垂于萬載美名傳於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顓喻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後固辭臣等伏以為上帝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豈數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玄王之至述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回漢氏衰廢行次已絕三辰垂其似史官著其驗考老記先古之占百姓協詞謠之聲陛下應天受禪當速即壇塲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器拒億兆之願臣等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日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請詔王公羣卿具條禮儀別奏今日可乃為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

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為黃初大赦

獻帝傳曰辛未

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不敢用玄牡昭告于皇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

一四 監生李之芳刊

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為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泊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可以無立禹機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未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羣寮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遂制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外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于寶搜神記曰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後五年五月丁卯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其數邪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黃初元年十

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為山陽
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
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為列侯追尊皇祖
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
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
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以潁陰之
繁陽亭為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
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奉常為太常郎中令為光祿
勳大理為廷尉太農為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
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

魏志二

一五

輿寶劔王珙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

臣松

之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
思王植詩曰謁帝承明殿是也王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
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魏書曰以夏數為得天故即用夏
正而服色尚黃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
而加佳魏於行次為上上水之牲也水得上
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雜為洛是歲長水校

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

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

臣松之

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山一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
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禮
文故知此紀為設者也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

其有秀異無拘戶口率已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

一人為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

魏書載潁川先帝所

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後四方瓦解遠近顛覆而此郡守義丁壯尚戈老弱負糧背漢祖以秦中為國本光武討河內為王其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改許縣為許昌縣以魏郡東

部為陽平郡西部為廣平郡

魏略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

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鄴為中都之地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得詔曰昔仲

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

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

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

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

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

魏志二

十一

四六

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

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

而不脩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

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

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

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

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

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

騎將軍曹仁為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

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

魏書甲辰以京

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

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

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魏書曰癸亥孫權上書說劉

出稀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為效帝以報曰昔隗囂之弊禍發拘

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為威武勉隨奇功以稱吾

意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

即敘次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

內附應劭漢書注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

遂通置戊己校尉三月乙丑立齊公敞為平原王

帝弟鄆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初制封王之庶

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

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

戊申立鄆城侯植為鄆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

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為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

江北諸郡為郢州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

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

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

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

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秋七月與州大蝗

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

將黃權率眾降魏書曰權及領南郡太守史郤等三百

一十八人詣荊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綬祭

戰幢麾牙門鼓車權等詣行在所帝嘗酒設樂引見於
承光殿權等人人前自陳帝為論說軍旅成敗去就
之分諸將無不喜悅賜權金帛車馬衣裘帷帳妻妾下
使驂乘及封史郎等四十二人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
皆為列侯為將軍郎將百餘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
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
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孫盛曰夫經國營治必憑
俊詰之輔賢達令德必居
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
南面稱二二從之禮謂之至順至於號令自天子出奏
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呂實臣有周苟以天下為心
惟德是杖則親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所遠
之或二漢之季世王道陵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為亂階
於此自時昏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
之禍乎而後世觀其若此深懷酸毒之戒也至於魏庚
文遂發一慨之詔可謂有識之嘆言非帝者之宏議庚
嘉靖十年補刊魏志心二一十九

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癯及貧
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

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禫存不忘亡也禫音扶歷反臣
松之按禮天子

諸侯之禫各有重數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

不易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
紀市壘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故葬於

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

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

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

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
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

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截
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
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
所為也季孫以璆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
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
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
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
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
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
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

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
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
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
百乎厚塋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
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塋澗西前又
以表其處矣蓋舜塋蒼梧二妃不從延陵塋子遠
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
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
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
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高書祕

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為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日正歲穿靈芝之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

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築

南巡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

犯心中央大星魏書載于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

軍與權黨呂範等水賊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

濡須其所以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文圍江陵左將軍張

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濟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為地道攻

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痛氣疾病來

江塗地恐相染汚音周武衣躬旋師孟津漢祖征魏還軍

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

嘉靖九年蒲州魏志二

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丁未大司馬曹仁

力役罷省繇戍音養士云咸使安息

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鵠鳥集靈芝之池詔曰

此詩人所謂汚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

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為

而至此博舉天下雋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

之刺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大皇帝廟大長秋特

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

民壞廬宇魏書曰十月乙未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

告郊之禮如此則魏氏出師皆告郊也秋八月丁卯以廷

祀厲殊事云具犧牲祭器如前後師出

尉鍾繇為大尉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

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翽舞曰鳳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樂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武舞辛

未校獵于滎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

爵增口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

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為長樂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戶是冬甘露降芳林園巨松之按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為華林

五年春三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

聽治致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

陽宮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

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

魏書卷之三十一

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

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穎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

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

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

行還許昌宮魏書載於西詔曰近之不繼何遠之懷今事

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說其辭行違其誠者哉廣議輕刑以

惠百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戊

申晦日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

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

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哀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

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今典是歲穿天淵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

所疾苦貧者振貸之魏略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子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

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為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師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穎鄉

侯陳羣為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

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眾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

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

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三月行幸召陸通討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 七十一 監生李之芳刊

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

能大破之辛未帝為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壬

戌勞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

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

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

七月立皇子鑿為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

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及十月

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

里魏書載帝於馬上為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

成山林古甲曜日光猛將懷暴怒瞻氣正從橫誰云江水廣一帝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

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糧略是歲大寒水道冰

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一月夕武陽王鑿堊十二

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大牢祀故漢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

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

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

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

王並受遺詔輔嗣王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

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時年四十魏書曰殯於六月

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魏氏春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

二曰

監生李于之芳刊

帝將送葬曹真陳羣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孫盛曰夫窳

窳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

葬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導隧之哀況乎天性發中

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出不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

為棄君於惡羣等之諫棄孰甚焉鄆城侯植為誅曰惟黃初

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山

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

過慕唐避踊郊野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殞喪嗚呼哀哉

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惜情哽

咽袖鋒抽刃歎自僵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維南風惟以

鬱滯終於偕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性

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

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皓太素兩儀始

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阜是秉道真降逮五帝繼以

聽察無繆瞻觀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水之潔如砥之
干爵公無私我違無私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
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是崇
拘捕祖宅士之表道義是圖弗替厥險六合是虞齊契共遵
下以純民恢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乘廢之
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龍鱗緋冕崇麗緙統維新尊肅
禮容曠之若神方牧妙壘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鄰朱
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表萬里無塵
虜備凶徹鳥墮江岷摧若涸魚乾腊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
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德濟先皇功侔大古上靈降瑞黃初
叔祐河龍洛龜陵波遊下平鈞應繩神寫翔舞數茨階除系
風扇暑皓歎素禽飛走郊野神鍾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
灑塗被宇靈之司治宗華陰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
登我稷我黍家俾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大和洽德全義將登
泰山先皇作僊鑄石紀勳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宿
禮百靈勳命視錙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蕭于南郊宗祀上帝
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赫駉奉璋鸞輿幽寫龍旂太
常爰吃太廟鍾鼓鏗鏘頌德詠功八佾鉞鑄皇祖既饗烈考
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太行康之三辰暗昧大
行光之皇統絕維大行網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

魏志二

二五

大行張之仁義陸沈六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羽之疏狄遐
康大行巨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承大和絕跡三五宜作
物師長為神主壽終金石等筭秉父如何奄忽推身土俾
我軼載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
體遠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虞秦是順是將乃初玄
宇基為首陽擬迹叢林追堯慕禹合山同陵不樹不彊塗車
芻靈珠玉靡旅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翔於
是俟大隊之致功兮練元辰之淋瀝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
殿以居靈顧望嗣之號咷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往
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兮就黃墟以滅形背三光
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反兮痛闕闕之長扁
咨遠臣之渺渺兮成凶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
交頤思恩崇以橫奔兮闕闕塞之嗚呼顧衰經以輕舉兮迫
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懸兮憚夫網之遠經遙投骨於山
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付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輒嗟微
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我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隕
雲天蓋高而祭甲兮與神明之我聽獨鬱伊而莫愬兮追顧
焉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

頭叶平

下叶音戶

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

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

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為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

為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于戚尉他稱帝孝文撫以恩德

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潤步高談無危慎之心若

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持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

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班太宗論于天下明示

不顧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于漢文帝

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土書囊為帳惟以

為漢文儉而無法勇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

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為帝王儀表

者如此胡冲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

兼該 典論帝自敘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鶴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

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許州吁于濮言人

人皆得討賊於是太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

萬里相赴兖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

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

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

帝卷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觀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

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

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

土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主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遂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歲豹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就

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
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
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響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
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
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
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其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
將軍劉勲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常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
文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
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曰酣耳熱方食芋蕨便
以為杖下發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
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文余知其
欲突以取交也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鄭正截其額
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溥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
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拍無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
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時持復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
室鑲楯為蔽木立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復每為若神對
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
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卿
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
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
嘉賓有十年刊

魏志三

二七

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
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
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中角檄棊時有
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者葛巾角檄棊
之度勵以公平之誠並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
賢主何遠之有哉

文帝紀卷第二

魏書

國志二

